

評王朔的一段話

◎ 吳甲豐

王朔的一段自白，被人在《二十一世紀》上一引再引，現在也讓我引第三遍：

我的作品的主題用英達的一句話來概括比較準確。英達說：王朔要表現的就是「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因為我沒有唸過甚麼大學，走上了革命的漫漫道路，受夠了知識分子的氣，這口氣難以下咽，像我這種粗人，頭上始終壓着一座知識分子的大山。他們那無孔不入的優越感，他們控制着全部社會價值系統，以他們的價值為標準，使我們這些粗人掙扎起來非常困難。只有給(疑是「把」字之誤——引者)他們打掉了，才有我們的翻身之日。

引用這段話的兩位作者，都流露出一點讚揚之意，至少是認為其中含有一點深意。但是我讀後竟是十分反感，一讀再讀，再思三思，總算找出幾個原因或想法，現簡述如下。第一，那段話在「文革」時期連耳鼓都聽爛了，後面再加三句話，即「把他們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讓他們永世不得翻身！」就成為絕妙的「鬥爭」濫調。所以我讀了這段話，不但無法讚一詞，反而感到心有餘悸。我很奇怪：為甚麼有些吃過「文革」苦頭的人，對這種言論不產生絲毫反感呢？

第二，如果從王朔的經歷來衡量，那段話更是荒謬得使人無法理解。王朔大概生於1956年(我忘了在哪裏看到的)，「文革」開始那一年即1966年，他大概才十歲。他的父親是一位中上級的軍事人員，母親好像也是幹部。「文革」開始後，父母都忙於「幹革命事業」，對他無暇收管，於是他就開始撬門溜鎖(是鬧着玩，並非為了偷竊)、打群架，當上了頑童和「頑主」。「文革」開始後，中國廣大的知識分子，尤其是高級知識分子(所謂「反動學術權威」，例如吳宓、朱光潛、俞平伯、錢鍾書、傅雷等等)正在吃大苦、遭大難，有的已經被「壓」得只好自殺，那麼，當時還有哪一個知識分子有餘暇和餘力去給王朔「受氣」或者施加壓力呢？另外，又有哪一個知識分子敢於「壓」一位軍官的小少爺呢？

「文革」結束是在1976年。王朔大概剛滿二十歲，他已成年，當然不再去當頑童和「頑主」，而是考慮上學、試寫小說，或幹點別的甚麼行當，總之像他自己所說的那樣，已經「走上了革命的漫漫道路」。從那時開始的十多年裏，廣大知識分子脫離了「文革」的苦難，總算透過氣來，大多正在重理舊業，有的努力寫作，有的埋頭科學研究，有的在讀書和教書，又哪來的閒情逸緻去「壓」一個與自己毫

不相干的、已經走上了革命道路的青年呢？

第三，看來，在王朔的心目中只有「唸過大學的人」，才算是個「知識分子」。如果他真是如此理解，那麼他又是大錯特錯了。據我所知，知識分子是掌握一定的知識而能以一般知識和專業知識為社會服務的人。但獲得知識的渠道很多，倒不一定唸過甚麼大學。梁漱溟、葉聖陶、華羅庚、沈從文等等都沒有唸過大學，不都是卓有成就的大知識分子嗎？再以王朔自己為例，他已經成了紅極一時的「大腕」作家，又有誰敢把他當做「粗人」看待呢？但難道作家不是知識分子嗎？綜上所述，可知王朔的言論不能自圓其說。

第四，現在請允許我講一個老故事。《紅樓夢》裏的賈環，由於自己是賈政的小老婆生的，總是懷着鬼胎疑心寶玉和賈府的姊妹、丫環們瞧不起他。例如有一回賭錢玩兒，他輸了就哭鬧，說甚麼「我拿甚麼比寶玉呢？你們怕他，都和他好，都欺負我不是太太養的……」。其實寶玉的處世哲學是「世法平等」，根本不會歧視賈環，其他的女孩們也沒有更多的心眼。賈環的這種心態，在現代心理學上叫做「自卑情結」(inferiority complex)。這種心態發展到極端也可以導致十分兇狠的效果。例如有一次賈環在王夫人房中抄寫經文，湊巧寶玉躺在床上休息，賈環竟故意把油燈推翻，滾油潑在寶玉臉上而燙傷，幾乎毀容。「自卑情結」可能人人都有，包括我也包括王朔，並且往往有不自覺的表現。我們應該認識到它不是個好東西，萬萬不能揣在懷裏當個臭寶

貝而到處宣揚，更不能讓它惡性發展。在曹雪芹筆下，賈環不是個可愛的形象，如果有人說你的言行像個賈環，總不會感到愉快罷？

第五，或許王朔會辯解說，他憎恨的不僅僅是個別的知識分子，而主要是知識分子這座「大山」。但是我想，知識分子這個階層是長期的人類歷史的產物，你喜歡它也好，咒罵它也好，它總是個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存在。「文革」的一大特點，就是惡狠狠地要打掉知識分子這座「大山」。「大山」沒有被打掉，「文革」本身卻垮掉了，可是「文革」時期某些思潮即「流毒」卻還存在，其中之一就是對於知識分子的妒忌和蔑視。在經濟大潮的衝擊下，輕視知識、反知識、欺壓知識分子、把知識分子搞臭的傾向又有所抬頭，甚至一些身為知識分子的作家也推波助瀾，並且以「勇士」自居。對此，我感到既噁心又痛心。

知識分子之所以是知識分子，在於他們擁有知識，他們依靠的是一座「知識大山」。這座大山是一座寶山，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並且能造福於人類的財寶。知識分子這座大山，或許在設想中可以被「打掉」，但這座「知識大山」卻是萬萬不能被「打掉」，也不應該有這種設想的。當然，盼望打掉「知識大山」的人還是有的，那就是盼望中國被早日開除「球籍」的一些人，我想這些人中應該不包括王朔罷？

吳甲豐 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著有《印象派的再認識》、《畫廊中的思考》、《論西方寫實繪畫》等書。

作者附記：本文評議的僅是王朔的一段言論，並非對他的全面評價。關於王朔的身世，我所知有限，手頭又欠缺書籍（例如《王朔自白》等），倘文中所述與事實有出入，盼王朔及讀者們諒解，最好請致函本刊編輯部更正。